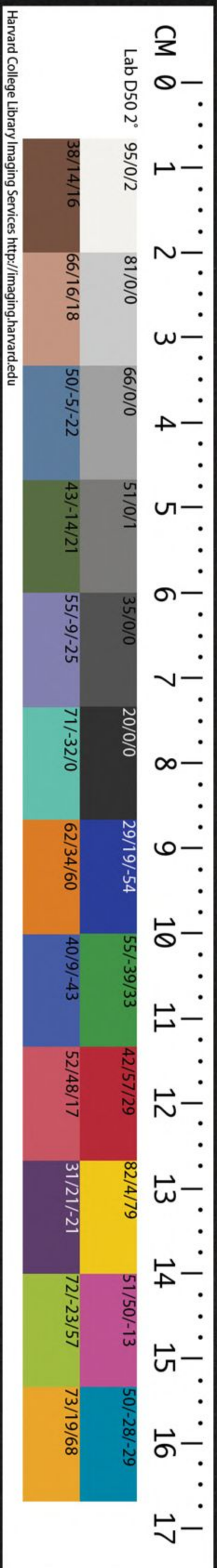


T2514/4238(8)

讀史管見

自十九至三十一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ROKAKU~~

JAN 12 1960

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唐紀

則天皇后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太后遣韋侍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闡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事。無小大。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

論武氏置術之高

之類是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出乎已。成則收其功。謂上能制命也。敗則歸諸將。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管握大柄。謀不任下。猶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制上之非。普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見武氏置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

哉。

太后以私憾殺郝象賢。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慝。自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論木丸之弊
當革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爲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

使其情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

論狄仁傑留
夏禹吳太伯

餘所獨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之留此四祠。所以諷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伍員復讐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足爲賢。不然將有復讐者起矣。仁人君子之有所爲也。豈苟然而已哉。范氏爲狄公廟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猶正之。而况於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爲此碑。亦將以諷焉。而終於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心事之難明如此。又况其凡乎。或問伍員之

事。是耶非耶。蘇子有言。楊雄以三諫不去。鞭尸藉棺。爲子胥之罪。此曲士陋說也。子胥吳宗臣。與國存亡。去將安往。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父不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釋也。至於藉棺。則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愚竊以爲不然。以君討臣。而許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聖人之教也。子胥之治報。受兄命焉。夫豈父奢之意哉。吳伐楚。入郢。楚子奔鄖。鄖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必犯是余殺汝乃止其視子胥不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弑君之臣踵相接而肩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霍王元軌廢徙黔州而死

元軌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烏合四起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潰敗

霍王元軌
周身之智
亂之才

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七年即武氏
天授元年
論殿試貢士
之弊當革
細月節錄其
文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蓋先正富文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褒然為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嚴

莫甚焉。以是爲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羣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睿宗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

論婦居尊位
非常之變
六五節錄其

者廢興常理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夫無其事而不言可也。女媧武氏。是有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昱乎晝。天卑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舛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皆小人。夷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爲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氏。雖曰天數。亦不及

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世或欲爲是者豈無其漸
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之過
可冀其不重出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冀
則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爲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第一等人也而不恥於事女主何
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瀆於危殆而眷眷
於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
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鷙烈暴悍亦爲之回

八年
論狄仁傑不
羞汙君

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
者仁傑必以是自爲武氏於時年將七十以人生
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
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
居東宮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懼來俊臣之
獄一斥不復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
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
無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
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

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瞠若乎其後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爲善決矣非湯使尹諫且勸之尹何爲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鳴條之舉哉惟至於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說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已也故尹進而醜有夏退則有毫可歸仁傑進而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烏得與伊尹比歟柳宗元乃爲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莫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

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樂而不朝何汲汲然去之乎爲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也楊子雲有言絀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絀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旣絀矣道安能伸燭不自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絀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曾是以爲絀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年卽武氏
意元年再
壽

大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
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侍御史益脫校
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
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請赴法太后笑曰使卿等
不濫何恤人言

秦政不如
后

目錄錄其

眯目聖神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爲甚過沈
全交苟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
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爲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
主所爲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

俛首爲用由是觀之呂政於忠諫者以誹謗罪之
於是有偶語之禁有妖言之令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過之適以
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
之才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
用是存豈不爲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
姪也昭德曰子猶有弑父况姪乎以親王爲宰相權
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大后矍然曰朕

論李昭德謀慮之善

綱目節錄其文

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據相權。勢必速飛。譎而去之。所以剪其翼。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燄亦少損矣。

朱敬則上疏。請寬刑省罰。以爲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

是刑獄稍衰。

論李昭德朱敬則一言得武后之本情

綱目節錄其文

凡詭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爲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夫豈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懇。納說甚美。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敬則一言。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后篡奪人國。故惡人之篡奪之。此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旣已收功。真若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論姚瑋建議
欲隱武后行
事

綱目節錄其
文

姚瑋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殿試始於武氏，已不可不改矣。時政記又始此，亦莫之改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則僞美而易惡，假善而益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汗巖冊牘，奚可勝載？姚瑋欲爲之隱掩，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至

有君臣更相爲賜者，臣有大佞，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相曰：可書其善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已，臣復其君曰：聖德某事，臣已書於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館錄之，惟謹，而記言與動之官，猶立仗馬，未嘗載筆螭頭也。用是而爲史，其可信者，眇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溢美。今之所傳，何其瑕瑜不相掩也？曰：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故王允殺蔡邕，終無益於下樓之窘。君子亦力爲善。

十二年即武氏
廷載元年

可爾力為善則已無所歉而人不必要防也。不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論杜景儉淺
言盜小名

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

綱目節錄其
文

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十二年即天
冊萬歲元年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優游巖壑一如山林之士。

論武攸緒之
智足嘉

武氏網羅人才至眾蓋有實不副舉者矣未聞有才行而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攸緒一人焉舍王爵之尊辭兵衛之貴安於巖壑而甘於貧賤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猜忌之主與內不足者常疑士大夫不為已用或至迫之以醜。

綱目節錄其
文

讀史管見 卷十九
劫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闊達以爲天下之士既皆爲我制指則雖親屬棄官求志亦無嫌焉又况覘其所爲無僞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夷考其德益下惠所爲爲易而伯夷所爲爲難以二者比方而論不羞汙君何如不立乎惡人之朝也自附於展禽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則不失爲守道潔身之人觀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下惠

亦豈易爲耶雖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然而不怨遺佚不憫厄窮進不隱賢直道以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獵從其一偏而廢其衆善是穿窬而已矣

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况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愚者患得患失决性命以饗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賤亡恥耳官

十三年卽武氏
萬歲通天元年

論晏師德於
貶削始驚而
尋安

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下者衆，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榮爲率，而以勢榮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九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爲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龍逢，又可以長守富貴爲心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也。吾不可以輕去，是

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也，雖以貶削爲驚，尋亦安之，猶賢乎眷眷於墜甑者。而史謂其不復介意，則非也。儻來之物，寧容介意，介而不舍，又將如何。

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餘州高丈四尺，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斤，自玄武門入，令宰相帥宿衛兵十餘萬人曳之。

禹鼎之說見於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奸。

十四年卽武
氏神功元年

論武帝汾鼎
武后神鼎直
爲奇觀

民入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以爲非歟，則有是鼎以爲是歟，則豈有王室鑄一鼎，象魍魎罔兩不若之形，而使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民不見魍魎罔兩不若之形，豈治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民亦何嘗爲魍魎罔兩不若害之於山林之間耶。以愚度之，特遠方圖物鑄鼎象之爲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山川陂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會之於鼎，使後世有考焉。大抵禹貢所記卽鼎文也。

因以寓意于鼎曰：寶此則可以正位而凝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失。周家雖增九州爲十二，疏五服爲六，而百畝之徹與夏后五十而貢同爲什一。中經暴君汙吏隳壞法制，而陟禹之跡，典則有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也。周亡，六籍學士猶見焚滅，而况於鼎旣淪沒矣。後世方且襲而爲之，勞人費財而無益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產，將何爲哉。其甚者乃取天下元臣憂在社稷，忠於人主者，目爲奸邪，比之魍魎罔兩而鑄之於鼎。是禹鼎

者載平天下之具。武帝汾鼎，武后神鼎，直爲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徇名失實至此，爲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及俊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大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身，違忤俊臣，立見族滅。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付事柄於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逮蒼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一，臣取其十，而害不可

論人君不當以不義之心托不義之人

勝言：武氏委來俊臣之徒，本欲誅鋤異已者耳，而俊臣倚勢挾威，恣爲奸利，有司不敢拒。武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俊臣所得多。人君監此，必不以不義之心而托之不義之人，使利歸於下，而害歸於上矣。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爲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武庫之寶，爭不毛之地，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

論狄仁傑之心不可與陳子昂比

綱目節錄其文

飢饉蜀漢逃亡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切謂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陳子昂諫說武氏甚多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之也言既不行強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資章甫以適越乎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仁義之道或可以警盜跖而堯舜湯武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絕域不務固本安人爲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

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旣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爲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者爲唐計耳以此求懷英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拾遺遠矣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忤旨出刺合州

論張柬之論事不正其君而治其末

十五年卽武氏聖曆元年

耶突厥尚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東之獨不知之耶。姑以淺事而論。太后族子娶可汗女。豈不賢於捐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淆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妍究小人之所不利也。自鄉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卽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

論蘇味道
時富貴

失其分。卽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爲曲所勝。是爲非所蒙。必求直于縣。縣不爲之理。卽求直于州。州又不爲之理。外而有按察。內而有朝省。必冀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唾掌得意。相視而羣起矣。又况百姓而上。爲士爲大夫爲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辨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蘇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教人下。雖不爲百姓所賴。而朝無怨疾。得持祿容身之道。

一時富貴，父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美哉！雖然，比之以是爲非，以曲爲直，以賢爲不肖，以愚佞爲忠良，確守此見，牢不可破者，則又爲賢矣。雖至於鹿馬易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咸思廬陵王，公何不勸主上立之。」

以繫蒼生之望，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爲言。太后知頊之謀，乃召問頊。頊復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歸就醫。

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吉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醫。然則頊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狄公精忠，惟

論吉頊假善
濟私

文
經目節錄其

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乃佞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卽從之，其如狄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權譎求濟，託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邦？况頊以告密進身，黨附來俊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三十六家，爲人如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乎？

初聞知微田歸道使突厥還，歸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旣許其

昏而突厥大入寇，太后夷知微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

論武后賞罰與漢高祖異世而同能

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賞而反收之，不見罰而復脫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聞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歸道以和親必負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信誕繫使人立談之報，則宜何從？主此事者，亦從吾所欲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旣而突厥罷和親，發兵大

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
萬里，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
用兵，知微必進言曰：虜所以侵犯者，由吾誠未著，
禮未備，賂未厚也。宜益遣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
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窺見間隙，各入其說，扳緣
而起，朋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
至稱臣。雖盡失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
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興師，分道攘斥。突厥既退，分
別兩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婁敬，斬言

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
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於德宗與石晉之前，
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

十六年
內史王及善嘗忤旨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
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
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
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乂也，奸雄百計，欲
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

論王及善不
能推類

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屬心。武后更革唐室，被袞冕見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纔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於承事，若宜然者，以王及善目武氏為天子之言，槩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僭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於此而不安於彼，其為推類也末矣。

胡僧邀太后觀葬舍利，狄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論憲宗不如武后

憲宗英主也，惑於佛骨而欲殺韓愈，太后崇寵浮屠甚矣，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憲宗宜然而不能然，女主宜不能然而然，彼其總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為善乎。

狄仁傑嘗薦姚元崇、桓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十七年即武氏久視元年

治古宰相以傷招俊，又為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

論狄公得人而無私

論狄公得人而無私

言史管身 卷十九
者大也。狄公引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黨為譏，亦可見其得人而無私矣。得人衆多，不以其私可謂賢宰相矣。或者援親姻阿所好，固為負國偷得避嫌之譽，而無所舉，使賢愚同滯，是亦私而已矣。

十八年即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三月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也。太后為之罷朝。

論蘇味道難逃孔子之罰

忠臣無所不用其思，雖慶瑞顯著，必從而諷諫。佞臣無所不用其佞，無是事猶指為有也。設如物象呈異，則顛倒吉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匿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至此者，則於已不利，故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率百官鉗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之疑似者，以為慶瑞，洋然稱而贊之，此奸臣之同態也。蘇味道不至是，特其資好諛，故為賀雪之舉。然王求禮昌言於下，武后罷朝於上，則其諂不得行，而蒙蔽之徒亦為之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孔子

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奸貪耳。今還卿舊任。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韋安石。李迥秀。顧琮。蘇味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孝母。而出不敬之妻。安石疾邪。而抑二張之黨。况於玄暉介直。必見容矣。所見惡者。得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雪而屈於求禮。今以抑玄暉而奪於太后。然且強

顏而不退。大臣無恥。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論武后氣能
所感上致日
星之變

綱目節錄其
文

十九年

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爲女主之應。天道亦僭乎。今以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至薨。凡二十一年。日食纔七。高宗昏庸無斷。武后英明有決。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垂象所表亦著矣。夫陽淑不兢。則

陰慝長中國蠹壞則夷狄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
理固然也。武氏反陰爲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其氣燄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
亦宜乎。人君觀此。可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臻
大人之造。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譖魏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昌宗廷辨之。
昌宗密賂鳳閣舍人張說。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
之。明日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萬代瞻

仰。在此舉也。御史張廷珪左史劉知幾亦曰。無汙青
史。及入。太后問之。說曰。臣實不聞元忠謀反。但昌宗
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
他日更問。說對如前。命更鞠之。所執如初。元忠貶高
要尉。說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
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
豈有過舉哉。雖然。此最凶渠奸賊之所惡。指爲朋
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義。安得自伸。顧惟我之從

論張說蓬生
麻中勢不得
不直

綱目節錄其
文

可爾以此為向背之的，則特立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矣。詳說之為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璟既戒之甚力，張廷珪劉知幾又從而激勵之，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貴乎三益之友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為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論明皇不及
王母

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朱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尤力。其與庸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眾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降才爾殊哉？

二十二年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

二人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爲之備。屢有飛書言其謀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韋承慶、宋璟、崔神慶鞠之。承慶、神慶奏弘泰之語，昌宗尋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請窮治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曰：儻不卽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勅璟揚州推按，又勅幽州推按，又勅安撫隴蜀。璟皆不行，復奏收昌宗。太后溫顏解之，璟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后遣中使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論武后抑斷
廢私以伸正
直之氣

綱目節錄其
文

臺。璟按之未畢，太后遣中使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二慶邪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慶足矣，而使璟同鞠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再三陳論，至於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怒，以內嬖之私，終不可屈外庭之議也。夫嬖寵私溺，其情難移，子不可得之於父，臣又安能必之於君乎。而武氏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而摧辱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爲

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畧殆與孝武等矣人主
愛非所愛不爲公論所奪者視此寧無愧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柬之
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
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
宗於廡下進至太后寢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
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誅之太后見太子曰
乃汝耶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
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

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心太后乃
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卽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
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
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爲唐室討罪
人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
主母王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
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
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

論五王不能
以大義處非
常之變

綱目節錄其
文

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戮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

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爲國君。號令自己。莫或干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正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爲天下主。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况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髡首爲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

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稱。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戡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燼。燄然再熾。然則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曰。立廬陵王

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耐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給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絕母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也。然則以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豈不信乎。

言身卷九
為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論中宗頑
無趣操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中

宗之在房陵去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憤悱怨艾監觀懲創進其獨智思平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道而猥以不相禁禦豫許之其頑鄙無趣操一至於此使長王廬陵豈免危溢之行篡弒之禍而况當天天下之重耶狄張諸公力復唐室志則忠矣知人之鑒得無愧於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

論張東之等
亦包桑之戒

桓彥範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
上卽位與三思圖議政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
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嬖
人也非唐室所以存亡者武三思親則爲王尊則
爲相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
焦釜若斬蛇虺刺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
不問是棄遺燼於槁葦之中可謂智乎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

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夫桑之爲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
難拔如此於之維繫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
危亡之患張東之桓彥範智昧於此故未及治而
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旣傾顛身亦隨之聖人設
戒豈虛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旣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武攸緒之志不淄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

論武攸緒不
淄於族

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末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故在嗣聖中睿之際。一人而已矣。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

讀史者往往忿怒崔湜之為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之所反也。固宜。夫三

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復脩則天政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菹醢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為外戚太盛。後庭干預朝政之咎。上不省。

六月洛水溢流二千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

七州大水之變于時韋氏未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中宗稍有遇災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爲虞思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做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壑也欲不亡得乎

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當高宗季年由太學生慷慨論事歷武后世屢濱危殆而無所屈折蓋以死爲輕以義爲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位爲公輔猶愛百戶

論魏元忠義氣不勝

綱目全錄其
文

二年

論魏元忠志
在得之戒

之封爲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
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愆也愆焉得
剛爲大臣而有愆。已且不正。如正人何。

元忠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燄。豈若周來之
甚。元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中宗。不畏周來。而屈
折於三思。是何也。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
有言。德成者不爲血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
以養之而已。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

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
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
知所以戒。則志常爲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
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
也。元忠受材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忘在得之
戒。而罹殆辱之患也。

武三思誣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謀反。
皆長流嶺外。三思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
思矯制殺之。乃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

綱目節錄其
文

之玄暉已死，殺彥範，暉怒已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正，反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爲人，何人哉？始雖不許三思之請，旣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乎？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爲

善人，何者爲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卽爲惡人耳。

論武三思之
言不足祖述

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鄙之矣。然躬踐者，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已，而惡人異乎已。君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繫之私，行治而無譏議之嫌。量大而無忌疾之情也。心不公，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爲小人而自入於小人矣。陷於小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已者是之，異乎已者非之，是者躋之，非

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爲然哉。夫此六人者。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然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神龍元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手制褒美。

諛人獻媚而不虞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

今權若訥居諫諍之地。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罪云何。中宗遘閔於前。而受侮於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天理淪亡。祖宗譴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已出。惡之。武三思上官婕妤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又言於上。請廢之。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先索婉兒。次索皇后。次

神龍元年

論權若訥以禽獸遇其君

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爲從多祚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衆遂潰。太子走，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祭三思崇訓。

討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令承教於張柬之矣。其時武后雖如瘠牛。苟知其謀。先事而發。償於豚上。其畏不死。然以五王協計。乘人心久憤。扶正抑邪。是以成功。今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脇父。其事逆矣。旣

論李多祚不知春秋之義

綱目不錄其文

殺三思。若遂中止。韋氏之兵。得不動乎。然則上官婕妤。次及大家之言。非恐喝中宗。乃太子勢所必至也。爲多祚者。宜拒太子。不從其請。善矣。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脇以自隨。太子敗。升爲亂兵所殺。於是宗楚客紀處訥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楚客使姚廷筠。冉祖雍。楊再思。李矯。袁守一。再三彈之。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元忠責居嶺南。召旨之效。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

論魏元忠名節盡賤

王以其勲舊之故。豈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鄭普思葉靜能以妖妄見信。則事可知矣。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爰立。於是乎不智矣。及受實封。噤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容。而終亦不免。是故釋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晦於斯時。曷若致大臣之義。盡匡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嶠之徒。同羣並立。視五王荼毒而不能救。名節盡墮。可以爲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論武韋不知
類之極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下禁屠之令。孰與酷吏所殺爲多。韋后信僧慧範。遣贖生之使。孰與五王所受爲虐。是不知類之極也。夫不知類。固佛之所謂道也。其流習之弊。雖不信佛者。亦或以贖生禁屠爲仁政之術。希陰德之報。或於誕日受羽毛鱗介之獻。從而釋之。或置於苑囿。而畜以汗池。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僚隸輿臺。以是爲勤。

而急政暴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爲念也。棄逐賢才，使不得所，則不以爲意也。輕重緩急，反易倒置，豈堯舜急先務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於佛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爲，故不忍於小而忍行于大也。

置脩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充之。每遊幸宴集，學士必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論漢靈置鴻
都唐中宗置
修文以取敗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尚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成也。欲觀士之賢否，以所積習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徒也。辯慧詞藻者，小人之歸也。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敷求敦重之人，布之列位，猶恐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美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宮婢品藻之，彼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耻，巧言簧鼓，使人主眩於真僞，皆此流也。故漢靈置鴻都，以取敗於前。中宗置脩文，以取敗於後，豈非有天下之明監哉。

論宗楚客紀
處訥嗜利忘
忠

突厥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發其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荀卿氏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爲也。爲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巖巖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爲所陷，殺將覆軍，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爲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筠奏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萬幾叢委，不可徧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

論知道之王
貴提綱總要

準法處分從之

老胥猾吏欲用其官長者必以文書之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示不敢自專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卑官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委權遠勢恭以謹矣而大謀顛錯威福潛移則君不得知也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一曰察二者苟有一焉豈惟姦臣得行其計彼愚庸懷祿者亦得置君於叢脞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

惟知道之主提綱總要斯患則亡矣

韋嗣立上疏以爲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爲刺史選人衰老者方補爲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

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覺有言能爲一縣盡其職者可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乃遣刺史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老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於朝廷或

三年

論觀守令賢
不足占世治
亂

言身管身 卷十九 四十一
失意旨、或負罪戾、而付之一郡、其不以升黜爲間、而肯改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棄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爲、思自表見、往往矜勵、及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貨是黷、是棄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令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楊再思薨

再思貴爲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爲耻也、持祿取容、竟卒于位、自無知者觀

論君子以千歲自期

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玄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爲、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爲善、不與草木俱腐焉耳、使柬之、玄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矣、自後世觀之、再思雖卒于相位、歛以公衮、而一善無聞、兩足狐之名、不可浣也、五王雖困躓、冤橫死于凶人、而忠烈顯顯、爲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滅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

四年

一日以千歲自期而已矣

定州人郎岌上言宗楚客將爲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

論中宗失防
閑之道

易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易以流蕩大爲之防猶或踰之况決其限制而與之閑道乎韋后之至此極也由中宗在房陵不相禁禦之誓也旣曰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爲而又有怏怏心能無及乎昔魯桓公失防閑之

道卒殞其身春秋備書以爲後戒中宗愚闇豈所當責祇足以證聖人之訓非空言者其有警於來世亦多矣

上燕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爲如此世以是議儒學之士大抵聖讀而庸行也雖然欽明止於自毀而已或乃有口筆尹且而身心管商險詖肝睚

論祝欽明止
於自毀

以饗富貴。謀人之國，一不成而萬有餘喪者，其醜態豈不百倍於欽明之可哂乎？原其失，以經與事，二也。經自經事，自事則雖盡治五經，無救於八風之舞。經卽事，事卽經，則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固與之合矣。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已爲皇太女，乃合謀進毒，上崩。溫王重茂卽位，韋后攝政，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宗楚客密謀革命，臨淄王隆基，相王旦之子也，素有匡復社稷之志，率

羽林兵入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斬諸韋。襁褓無免者。武氏宗屬誅死，流竄亦盡。

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芟刈其枝柯，決涸其流委，則未有不復爲患者。縱不復爲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條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夷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于祖宗，猶足以救中宗五

論臨淄王不
能救中宗五
王之失

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或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中睿皆武氏子也。其可乎。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睿宗雖不敢出自已意。大臣以道正國。豈惟處經事而得其宜。固將遭變事而知其權。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武攸緒賢者。乃玉石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於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未安。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

論睿宗不見
幾劉幽求不
知變

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何。隆基入言。相王許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預危事。而不白。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又止之。至是復拒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隆基之意。本欲自取。特迫於父子。不敢出言。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庶人武三思淆亂中外。睿宗曾無討除之意。

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主之亂。無自而生矣。宋王成器猶能遠監。建成力辭儲位。而睿宗反不能焉。他日聞變登樓。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能燭微。惜哉。

睿宗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重俊為太子。無良師傅。不忍一朝之忿。而涉於反逆之跡。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使重俊有

論重俊之罪
甚于蒯瞶

見微知著之智。遵養時晦。俟韋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兵闕下。曾無辭說。是則反耳。復其位號。謚曰節愍。徒以其殺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兵勢之上浸也。昔者蒯瞶以欲殺南子。故至於出奔。春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故雖書世子。而義不繫於與之世其國也。重俊則又甚矣。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暉亂常改作。希旨病

君左遷欽明饒州刺史山惲括州長史

左遷祝欽
山惲不
示懲

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
澤以疑衆殺不以聽焉孔子為政於魯七日而誅
少正卯為是故也祝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
言自武氏奪攘矯虔廷臣猶無此議夫豈特亂常
改作而已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以
為飾六藝文姦言之戒今雖貶絀而有民有社夫
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奏曰斜封官皆先帝

三年

所除姚元之等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
怨制並量才叙用

論睿宗以天
居五

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
明君惟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
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靈帝視我耶然
則姦言無自入矣且以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說得
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其剛柔
尚不自理而奚是非之能辯姚宋若力爭之勢將
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

綱目全錄其
文

忍焉可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各爲之造觀，用工數百萬。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極諫，上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睿宗之賢於中宗者，特宮闈清肅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非紊亂，賢不肖混淆，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亦不能行，蓋惑於異端者，未有不蔽其從善之明也。夫女子當深居閨房，在

論睿宗惑于
異端

目錄錄其

家從父母，旣嫁從夫，夫死從子，豈有聽其不嫁，學于異端，建觀聚徒者？其名爲清虛恬靜之地，其實鮮不爲汙穢恣肆之事。睿宗不能察也。二觀之費用錢百餘萬緡，其於露臺百金，不旣多乎？而韓愈美唐之言曰：高宗中睿，休養生息，其諸以睿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列而已耶。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瑄有隙，瑄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之，佺與奚酋戰，全軍覆沒。

太極元年卽
玄宗先天元
年

論睿宗不知
民父母之

讀史管見 卷十九
核毀譽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禹稷伊傅。不越
是道。劉幽求聽李璡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
之屏翰。更命他將。身與衆殲焉。讒慝之人。不蒙誅
罰。陟降之地。不見誚讓。睿宗雖不以世事嬰懷。然
居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夏問孔子曰。何如
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可謂
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千里。此
崇高深嚴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益衆。而人
主乃能先知之。夫豈遣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
道矣。赤子未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
知之。以其誠心在焉。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
不知者鮮矣。

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終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唐紀

玄宗上

上之爲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重。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

論王琚大孝
之論爲奸險
搃君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又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夫曾子之貧可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歎。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預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命也。君子性在。不謂命也。奸險之人。撼其君。乃有王琚李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爲大孝之論。於是趨近

功。規小利。而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心。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得比於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稷。是外其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爲孝。而不謂之悖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脫之。既而湜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州都督王駿知之。留幽求不遣。

論張說劉幽
求有才智而
短於器識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縱虺得囓，放虎得噬，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其所尚是也。然修身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修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元元年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論張燈之事
非先王令典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於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為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費皆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紗縠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破產者，苟其樂業，雖牽車服賈，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處，而輦轂之下，繁華所集，水旱不知，飢饉不聞也。樂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

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國先務罷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
湜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
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詔軍國政刑
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
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
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
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

論睿宗以不
智處身以不
孝處其子

兵勁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
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不敢
噦噫嚏咳欠身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其敬戒
如此父母有愛妾雖沒身敬之不衰况同氣乎玄
宗惑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忌
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
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玄宗殺建
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
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薄不樂世務然則盍於傳

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多。及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流新州。

玄宗材氣英采。而於治天下用人才。行賞罰之道。則不逮太宗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無寇警。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乃又不

論玄宗一舉
三失

戒視成。欲誅有功之士。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張說劉幽求不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務也。當止其講武。以閉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况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爲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敢爲之言。上之疑必自此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爲岐王之

論張說大愚

累說號有智，於是大愚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爲此紛紛？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遊獵爲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

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爲也。傳曰：君以此

論玄宗之亡
繇好樂

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旣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况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猥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

論君人不當
以與滅繼絕
之道待異端

意況。玄宗中人之質乎。人謂姚崇爲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敕所在無得創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取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登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異端之教。殄滅彝倫。自絕其類。聚奸猾惰游之人。

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壤補弊。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庶民之無後者。亦衆矣。武德貞觀。勲烈之裔。武氏中宗。殺戮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圖。而施之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

綱目全錄其

論玄宗不鑒
趙王遷亡國
之禍

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奸興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民，不亦善乎？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謙後改名瑛。

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貴為天子，皇后主內，妃嬪婦御皆具官，而納倡優造其間，又立其子為儲

綱目節錄其

貳是不鑒趙王遷亡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雖欲不死，亦安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洄之譖，武惠妃之讒，李林甫之搖，而輕賤不正之勢，必至於此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况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杖人輕小過也。以第一等人為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絀而置於數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

論姚崇不知
諫君過舉

三年

論玄宗反不
棄故舊之義

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矣。紹京怨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王者。至於再三。玄宗雖以大義即從其言。然方寸芥蒂。久而猶有。不念舊功。竟使廢死。古人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協平家難。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戕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四年
皇后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於朝堂。

論玄宗失刑
罰之中

漢高與秦民約曰。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昕恃親肆忿。輒毆李傑。比之尉遲敬德。施諸道宗者。亦何以異。削官可也。遠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

而失父子之恩緣此意太子他日安能免於紕死
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
夫婦之意緣此意皇后它日安能免於廢殺是故
喜怒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慎也

或言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廷
試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
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
李朝隱並左遷二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
子也

論玄宗輕信
或者之論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修
革銓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韋濟宰相子稔聞規
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識擢不聞
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
得之官則曷若初不試之為愈也其四十五人放
歸問學者安知無朴實之材乎夫以盧從愿李朝
隱典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廷試一日
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真必矣玄宗必欲
求牧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

而任用之其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已而歸之於父尋又怵惑邪說殺父同氣至使睿宗盡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寢共宴遊戲賞樂更奏絲竹親煑藥餌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於父宜如何而孝養無聞五月而葬不大薄乎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忽於至者不推其所爲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之讓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違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爲子則孝爲臣則忠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慎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辦喪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

論帝視盧懷慎如絡人

玄宗厚兄弟而薄於父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十一
爲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貲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况懷慎賢宰相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太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爲不可。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

喜。

論姚崇逢君之惡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設爲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爲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爲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異爲言。大

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爲宗廟隳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遂復貞觀故事。

論爲天子者
當謹守貞觀
之制而盡革
許李武氏之
所爲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藥石乎。許敬宗李義府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醜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奸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爲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

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爲諫臣，說曰：爭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爲其大賢也，故使之爲三公，爲其才善之小也，故使之爲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庶人謗，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蕩蕩之言，不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旣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夫於人則欲使言者擾

之於已，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洩漏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爲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愬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濫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

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寃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

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賂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減死。

人告已有實，無所致怨矣。告而無實，怨之可也。嘉貞非爲不怨，又乞赦其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

論張嘉貞廣
心遠識

六年

論獨舉鄉飲
無益於百姓

上達其廣心遠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橫行於天下而鉗黎庶之口乎？李林甫元載苟能率是，安有暴尸縊死之禍哉？嗚呼！嘉貞此舉，可以爲後法矣。

敬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古者鄉禮也。於之有敬讓焉，於之有仁義焉，於之貴禮而賤財焉，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與其賢能出

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教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為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流無以飲食之至。歛其錢以致眾。如合醵者。貧士苦之。豈禮意耶。

七年

盧履水請從禮。父在為母菽。教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其意。褚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

制。誰能正之。

論盧履水褚無量之言為聖人之法

義理莫大於人倫。人倫莫重於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敢以母比於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為母菽。父沒然後為母三年。其隆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於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陰教。躋齊貳斬。久而不革。至盧履水。褚無量言之。雖有敕依喪服傳文。而俗狃於情。各行其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不肖者

當企而及。庶乎不失於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不見。非毀者幾希。老氏提提絕滅。楊墨無父無君。豈不始於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違者有刑。庶幾禮得其正。而人道立矣。宋璟疾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會天旱。優人作翫戲。言負寃者相公皆繫之獄。翫是以出。時議禁惡錢。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璟遂罷相。

論姚崇非宋璟之比

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正藩吏之墨敕。抑寧王之斜封。勒還朝集。使之以貨求官者。治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羣口沸騰者也。雖然。優人翫戲中傷。尤甚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慕使爲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韓休介然守正。故一斤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綱目節錄其

論張嘉貞私憾王峻使虜得計

突厥寇其涼。先是朔方大總管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稽落水。上。毗伽大懼。瞰欲谷曰：二部絕遠，不能相及。拔悉密輕而好利，勢亦先至。峻與張嘉貞有隙，所請必不從也。既而果然。瞰欲谷遂擊拔悉密，盡俘以歸。毗伽由是盡有默啜之衆。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吉甫，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峻與張嘉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既已

失之。嘉貞儻以國事爲重，私憾爲輕，則宜降心屈意，協峻心力，乃遏其所請，使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峻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峻嘉貞不相悅，瞰欲谷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蠻夷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後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於峻推昔日不罪告者之心以處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十年

論九廟非禮

制增太廟爲九室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旣以九廟爲非而有功德之廟

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

二十二年

論王后失婦
德縣玄宗失
夫道

不平，有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矣。賢而不答，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御爲才，陽以倡率爲事，王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已正

家其效，至於心化成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溪州蠻覃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禽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爲洵水府別駕。

玄宗時名將帥甚衆，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爲制將，何哉？反者覃行璋，所謂渠魁也。爲之用者，所謂脇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脇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師伐罪之義乎？爲賊魁者，未有不畜珍

論玄宗啓中
人之禍

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最有所取於行璋而為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思勗得兵權。他日輔璆琳以納賂，蓋邊臣謀反。邊令誠以讒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啓之也。方諸作備，不亦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

睿宗配
義無稽

稽據而為之也。夫無所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嵩建議，其頗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十三年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于是在位十有三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彰也。方降詔書，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

論張說建議
東封以啓帝
驕怠之源

東封以啓帝驕怠之源。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庭言於說曰。封禪者告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爲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好神仙。未必有祕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其無有。而專爲蒼生祈福。何惑之甚歟。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誠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事。虛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平。

綱目全錄其
文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者。必宋璟也。朕明日爲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有姻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旣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筯待璟。璟久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稱疾而歸。

論玄宗屈宰
相爲奴客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

也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敢由斯道豈有德冠在庭貴爲宰相而屈使與奴爲席客慢侮孰甚焉夫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與奴爲敵體廉不大無陛下慢人而自侮不太迫乎昔淮南王謀反於漢庭獨憚汲黯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源蔑視冠冕玄宗又使二人率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上心而沮抑不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十五年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君奭登城西望而泣不敢出兵君奭微時往來回紇等四部爲其所輕既帥河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瀼州其族子護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奭帥兵邀之護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奭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憾貴報者斗筲之量也王君奭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

論王君奭不知廉藺之善

言身管身 卷二十一
人才非平其睚眦，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仇之善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論宰相之任
不可以賞軍
功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爲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卒，賞以金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之士田第舍可也。宰相非

所以爲賞也。歐陽修記錢思公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說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靖則能將兵矣，趣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奮庸熙載，亮采惠疇，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等州獠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掣去頭皮。

十六年

誦揚思勗平
寇之伐不足
贖多殺之罪

楊恩勗至是三爲將皆克捷生致賊首信有才矣。然三役所殺凡十一萬人。夫嶺海獠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乃守令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往以單車入賊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登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殄滅爲功。不以拊循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之罪也。

十七年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旣坐貶。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告其贓賄事。流巖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

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論宇文融率
先六利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人忠恕重絕人。至於聚斂。則昌言以疾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爲季氏聚斂。賦粟倍於它日。子曰。非徒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賄爲盜。其罪不

論玄宗志操
表於始初

救寧有盜臣而不欲聚斂則聚斂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爲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宇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九齡未來故其說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貽覆敗然唐室中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鑒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俟變減膳撤樂者一而已是時宋璟爲相進修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之言史雖不載帝實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閑所以潛消陰沴之道不闕矣至是奢欲旣肆大侔財利委任宇文融徵求酷權毒遍四海君德掩晦謫見于天天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於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思其變克正厥事撤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爲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論善爲治者
必去華而務
實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
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
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
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
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爲之
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
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奸猾
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
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綱目錄其文

十一年

論玄宗罷韓
休猶之宋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至於泣下，
上爲之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
休之正，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
受知，然忤旨拂意，而上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
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帝不悅，何也。必嵩順指，帝
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嵩以悲辭涕泣，動
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上不諂，於
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

益疎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於位矣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不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節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

論張九齡失

綱目全錄其

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二十三年

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爲散官

論出令不可不慎

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靡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爲哉刺史雖被黜其心必憫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瑄瑒皆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萬頃繫表於斧言父

寃狀議者多言父死非罪子能報讐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轉相讐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讐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君之讐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爲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理與琇忿其父死之寃舍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

論裴耀卿李林甫無見於復讐之義

亦可矜也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讐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敕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

綱目錄其文

二十四年

論玄宗保養
奸邪懷違忠
諫

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患上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
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
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
常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
惑外無安祿山之奸狡則焉攸亂祿山敗軍其罪
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
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

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
劉淵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
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
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
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養奸邪懷違忠諫
安得爲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爲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
皆由卿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爲宰相事有未
允不可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闊闊

綱目全錄其
文

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甫相。必爲廟社之憂。上不從。

論張九齡知人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爲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著龜不過也。可謂大矣。林甫欺君蔽主。總權柄。饜富貴。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死于外。自一時觀之。九齡爲辱。林甫爲榮。九齡爲負。林甫爲勝。然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也。其氣燄威力。與其朽骨。旣已化爲浮塵。蕩爲冷風。而其奸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

論張九齡釋服居位爲玄宗所疑綱目節錄其文

好惡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聳然興起，願爲執鞭，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何也？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怠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論張九齡用
興邦之道李
林甫用喪邦
之道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仁也。孔子曰：知爲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

言史管見 卷二十一
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若無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君若可以有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欹器，不必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觀之圖畫，而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自寵麗

綱目節錄其
文

妃生太子瑛，德儀生瑤，才人生瑒。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瑒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洄，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訴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九齡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子得無動，及九齡貶，楊洄譖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爲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裴耀卿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旣黜于外，所憎之

論武惠妃壽
王瑁是爲黨
邪陷正悖於
天理之戒

子又死于内。王琄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
皇徒聽譖。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
所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蔽惑之甚歟。女子
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爲之援。宰相
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子遂臨朝也。
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斃。長處之言。茫茫
不售。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
林甫邪利人也。是以受命如響。卒之於惠琄無得
焉。其爲黨邪。陷正。悖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

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謂諸諫官曰。今
明王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
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之。悔之何及。自是諫諍
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脘痞隔。則疾生矣。一川之行。築隄障
關。則水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
之勢。君臣阻絕。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
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爲國者。必不壅言路。善觀國

論善觀國者
觀言路之燕

者觀言路之蕪闢焉。明皇於宋璟韓休張九齡之
納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諫諍者可
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然
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
敗。彼其召諫官而箝之。明皇不得聞。亦無一人敢
以上達者。蓋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
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
抹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貞觀使諫官隨
仗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川不壅。而免
危亡之禍也。

二十六年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
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
習禮者羞之。

論玄宗不知命

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
為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
力善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
之際。出經遠保世之言。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
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奄旬

四海卽位之初多可紀述。比及中身日荒日怠。本未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播遷。爲後世非笑。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而不仁。而死於安樂也。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棄忠保佞。廢妻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旣衆。尊壘籩豆。不復可施。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是以賄交於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

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爲太子。璵卽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璵旣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

綱目節錄其
六

論李林甫力
於遂非

言史管見 卷二十一
幼又未有稱焉。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以惑上使信已。若非黨武氏而爲之者，設使明皇從其計，他日楊太真有子，林甫於焉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知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益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劔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閣者，本哀牢夷，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

相統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爲一，昱爲之奏，朝廷許之，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爲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爲天下者，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杖鉞劔南，當爲國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墮皮邏計中，爲請朝命，混一六詔，他日

論王昱受賂
基禍

唐師勞弊盜賊遂起實始於此。豈雖自以兵敗賊死，然受賊基禍之罪，竟不及施，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睿宗喪既除，禘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禘。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禘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士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

論諸侯無禘
天子無禘

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

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
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
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
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
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
矣。

二十九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祿山皆厚
賂之。上益以爲賢。除營州都督平盧軍使。

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踈之。君臣之義至

皇啓寵

嚴也。可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
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
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
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
說。殫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之暗。正者
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使
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奸慝。所以治國者
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何其生患之若此也。孟
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爲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

綱目節錄其

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者，必百計出之。上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絢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交廣藉才，上欲命尊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嚴挺之可用，林甫卽諭其弟云：「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受以散秩，使便醫藥。」明皇任李林甫，可謂不貳矣。移不貳之心，施之張

論明皇疑信
不當

九齡，不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善，則疑其爲黨。李林甫盡屏異己，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憎非所當憎，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絢之請賓詹，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何不可。而阻於讒言，二臣雖在京師，如隔萬里。詩云：「勿問勿仕，勿罔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聚運船，大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

三年

論韋堅以珍
貨誘明皇

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褒賞有差。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顧藏之於民，猶父不摧其子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賦稅有定制，奸貪之吏尚稱加耗，巧爲名色以取之，有至於四加五加而未止者，况無名不經之歛，其弊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止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歛之惡聲，腴削赤子以肥用事

者，人君亦何苦而爲此？誠取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紀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桓靈俟我耶？卽日黜之。明皇遺忽，此言爲韋堅列珍貨，眩而啗之，如以肴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監戒乎？

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爲御史中丞。

甄叙人才，降陟多士，宰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

三年改年曰
載
論李林甫不
守公道

素中書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岐塞矣。李
林甫妬賢疾能。雖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於
巧諂邪險之人。則超騰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
禁人主之別敕哉。去歲慎矜自贊善大夫。蒙上親
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此彌年矣。
林甫喜其畏已而屈附。復申前命。然則視玄宗爲
如何。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撓政。
使進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咈。必聽君命。則
上下交得其道矣。

四載

安祿山奏臣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
立廟

論明皇不悟
安祿山以太
宗自處

祿山之夢。誠乎僞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
無涯之志已萌矣。然敬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
上言。則侮慢之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
廟。以祀靖勣。不悟祿山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
不思之甚耶。

五載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主上未
知也。適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又知之。但華山陛

論李適之義
智不足

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
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若欲與林甫異者、持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
利之言、是聽賊指導、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
乎、若出次策者、亦當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
王氣之言、不得進矣、而乃義不足以勝言利、希寵
之心、智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計、坐而受禍、其自
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已時即

還第、機務決於私家、

論李林甫以
無事自居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
虞相儆戒、曰無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逸、無
淫于樂、無教逸欲有邦、勅天之命、屢省乃成、其敬
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其成不壞、君既有終、相亦
惟終、夫盛者衰之源也、治者亂之基也、一日二日
之間、幾危之事、至衆至萬、苟以爲易、則難將至焉、
明皇怠荒、旣不以大政爲易、林甫蒙蔽、又復以無
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

壅收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
邦于未危者周成王所以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之
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贊善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
性踈狂好功名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
著作郎王曾爲友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爲飛
語告有鄰妄稱圖讖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鞠之乃
勣首謀也溫連引曾等皆杖死李邕自謂耆舊又在
外意怏怏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除之

論柳勣等雖
處治世猶不
免

自林甫言之則與大獄殺名士以除異已懾衆心
固非君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敦復李邕言之則
以踈狂好功名恃才氣懷怏怏雖處治世猶恐不
免况亂世乎其及也非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
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鮮無以取之者所以訓後
世爲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免於禍辱也

林甫子岫以滿盈爲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
禍至欲爲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
若之何

論李林甫不
及其子有遠
慮

林甫以材智得其君，盡軋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迫，林甫若因是改絃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其於受禍重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七載

高力士承恩日久，太子兄呼之，諸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論高力士善
固寵祿

有內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于將相，力士於明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

論明皇自蔽
其聰明

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杖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蔽其聰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忠厚，革而除之，而奸擅之臣，惡人之

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可得見，天

下紛紛，凡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言，

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

直，不若蘧伯玉之能卷懷也。洩治雖忠，其猶在宋

子哀之後也。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盍以宿

業為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

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為，又不得

與史魚洩治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褻裕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唐世典禮
之大失

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

九載

論明皇不監
隋煬之失

曰人不爲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俎者。民斯爲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爲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千矣。其視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其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永。以約而無失。而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飫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饗餼麥飯。歉餒而過。孰

得孰失。為後世法戒，不亦著乎。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釗，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釗，改名國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為心故也。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雖不為翁翁炎熱之態，亦不為擠穽下石之事。然而小人取人事，舍君子者，

論古温背李
林甫為天之
報施小人

氣類之合故也。吉温之流，自古不為少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天之報施，亦各從其類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出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張易之兄弟汗辱宮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冤於地下乎。安祿山窺見

論復張易之
官則無以服
葉靜能馬秦
客

此事交通掖庭。實楊釗與玄宗啓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怪。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爲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爲大夫。鉷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林甫召鉷。鉷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于公卿皆慢侮。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釗猶土物。獨憚林甫。誠

論林甫智術
足禦祿山

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剖削其爪牙。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協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去。是以不爲此謀也。曰。不然。林甫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况祿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

者林甫亦知祿山必反。恃已能禽制之。故參養不
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固老奸巨猾之同調
也。

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士卒死者六
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已。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
隙。前後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
萬人。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
事。戶口歲滋。而三年間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

論楊國忠以
節鉞報鮮于
仲通

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人。夫為天養
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得知
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十一載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
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
大夫。國忠不悅。會邢縡謀作亂。國忠鞠之。令縡引林
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
者。人亦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

論楊國忠用
李林甫之術
以治林甫

以無道橫逆加之矣。雖黜除異已，殺戮謫議，使不爲我害。然天下之人至衆，安得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而壅遏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而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覩此，亦可革心而改轍矣。

林甫薨，國忠爲相，誣林甫謀反，制削林甫官爵，子孫

十二載

流嶺南，貲產沒官，親黨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褫服，挾取含珠，以庶人禮葬。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迷國誤朝之甚者，按實行法。雖蹠而斬之可也，乃誣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子岫嘗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爲役夫，不可得。林甫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挾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竄

論楊國忠快
一時之憤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流親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烟飛塵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決矣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終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唐紀

玄宗下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林甫禍

論楊國忠不知鑒李林甫禍敗

敗非異時事也。又非他人所爲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侍，珣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回。

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兵政。周公爲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

論楊暄不及李岫

何患不富貴，未爲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脇有司，而廢公選之法，是則正晝攫金，又非止鑽穴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燁然貴赫，能幾何時。張彖所以有冰山之况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勸，暄旣獵取名位，復恨滯淹，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之暄之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僭歟。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

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
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
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
術之工皆處之

論中書之權
不當分

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詰
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
置人才與雜流竝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
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
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

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爲異同
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
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
或曰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
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
時尙未有此不聞乏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
北門而中宗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遠
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
矣

綱目節錄其
文

論明皇不知
日食之戒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爲荆楚
僭號。鄭拒王師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
沒。梁武太清中。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連弑二
君。梁亦隨滅。明皇時。日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焉。
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數言之。日中則昃。
今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
今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日
食不盡如鉤。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

載。十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眷眷丁寧之意
勤矣。而恐懼修德。正厥事。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
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
食不盡如鉤。爲寵楊太真也。用宇文融。其心蔽於
貨利。於是韋堅王鉷楊慎矜。竝爲聚斂。而明皇好
貨之蔽。終不可解矣。寵楊太真。其心蔽於聲色。於
是韓國虢國秦國。竝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
不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
踈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

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矣。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爲治，易危爲安，猶反手耳。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

論明皇自毀
戶口

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既極，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一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瘥

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十四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

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論明皇迷而不悟知而不戒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為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眾。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深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俶擾。賊亦安得遽然跨

河踐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

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

論明皇上不
法貞觀下不
及女主

克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旣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爲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

論明皇以國
之成敗爲戲

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敕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大盜颺舉，國方阽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爲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爲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衆，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循事就，賊巢旣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養姦邪，棄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

論天不使明
皇得忠義之
報

綱目節錄其文

十五載即肅宗至德元載

論杲卿家禍若子之不幸

也。又况癰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既奔壘，舟既沈流，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菜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

綱目全錄其

文

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

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遂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已自用，復諫違眾，雖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

季光弼有韓信之風

左車降虜也。信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爲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爲河北采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

論顏真卿懲常山之敗過猶不及

文
綱
錄
其

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捷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請與永明偕行，以事勢言，通幽與杲卿同謀起兵者也。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滿。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爭其功乎。杲卿旣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

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
爲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
卿爲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不亦
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爲謙、以進明非可咨之
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爲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
讓以衆功、不足爲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
真卿忠義奮發、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
不能從、

論玄肅有臧
謀而不用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
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
約、竝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
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玄則智慮已
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竒略抑鬱、而禍亂延蔓、天
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行、則
未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客
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
可立而俟也。

論楊國忠致
安祿山之反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當無事時，竊寵於君，凡百輒以爲己功。及禍亂既形，賣君於衆，毫髮不以爲己負。姦人罔不然者，然人非嬰孩鳥獸，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依倚內嬖，從君於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天人交怒，其發不待旋踵矣。

論李林甫楊
國忠皆以反
死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積二十年，大壅而決，此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時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詬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一

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慰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供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韋諤前曰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

論貴妃一家
私塞宇宙

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于祿山以致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則衆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云不聞夏殷之衰

自誅褒姒，以是爲玄宗之美，則非矣。使陳韋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于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比衰老，致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還蜀，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泣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玄宗豪侈
放逸於前，挫
折屈辱於後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闔乾坤，轉移山海，願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懍恐於流言，欲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壓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其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疊疊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垠俱降賊，祿山以

論陳希烈學
莊老而不得
其正

希烈均爲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旣已爲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相祿山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害，能甚於失恩乎？希烈學莊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審如是者，爲宰相與不爲宰相，亦可齊以一致，而怨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正，猶爲坑儒焚書之事，况學莊老乎。

肅宗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肅宗遂卽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論唐高祖睿
玄不見幾太
宗明肅欲速
見小利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啜菽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滕文之見，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玄之爲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

綱目錄其文

皆有奪位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首惡誅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帝爲太子，與京兆李泌爲布衣交。及卽位，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交，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論李泌心有
所不可於帝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當亟相之，冕固宜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躡取之嫌，不稱之譏，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

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州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
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
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
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
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
學而知之。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
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為此

論張巡賢宰相

綱目錄其文

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况作亂乎。以是
觀巡。非特能馭軍守城而已。蓋賢宰相也。

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
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
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敕。
意陛下為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
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
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

論肅宗可以
小知而不可
大受

綱目全錄其
文

敦故事。跪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邪。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

論肅宗不謹
天戒

綱目全錄其
文

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況。恐懼脩省。克正厥事。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先是常山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再三說之。終不聽。

論烏承恩昧
於輕重可否

確守此志以信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嬰高深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皆不敢去其地

論肅宗心有牽制之私

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寧並塞犄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無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論祿山逆其
反速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石，而待遇益隆。顧欲倚之，扞西北二虜而已。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貲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

論肅宗乘危
傳襲

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卽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爲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寶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爲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爲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

論肅宗方在
播越已襲危
亡之跡

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
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啟悱而發衡於思慮而作徵於聲色
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爲太子厄於李林
甫二十年其憤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
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
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
越大勲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奠除陵寢未瞻省
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

綱目錄其文

唐肅宗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
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
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
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
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爲也張巡位出已下知其能而授之
兵協濟國難虚心佐佑之不以爲嫌推此意也盧
懷慎之相業其所優爲也夫推賢人君子有惟賢

論許遠有推
賢好善之誠

心

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為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眾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

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為兒女之戀，於馬嵬舍上皇而西行，為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就，復盡晨昏，寧棄遠猷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

論肅宗年壯
而心尚童

屋。建左燾。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卿為榮也。豈非
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削平僭亂而混一四
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
恤其家。

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
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
於亡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
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

論太平之君
惟無欲然後
能持盈守成

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誅宰嚭。則
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妃以進身。
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嚭。
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嚭之所倚也。妲已者。飛廉
之所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
忠之所倚也。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
人之所倚也。小人必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
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其先見。方之
袁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及哉。正使卿

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霽雲再三說之。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師意。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宰相房琯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叔冀副之。叔

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度。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亡在旦夕。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今遲疑選悞。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猶有羞於南霽雲。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之。以爲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群。難乎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爲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爲富有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伊尹相湯爲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讐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棄之於夷狄或功勲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

紇置而獵之其冤恫憤怨之氣迫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

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者，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既往不咎，泌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論鄴侯得出
處進退之義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棄舊而圖新，改往而脩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

綱目錄其文

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

論唐貳官嚴莊何以討亂賊

綱目全錄其文

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旣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爲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與它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况於父乎。夫上皇釋兵而見其子。

論肅宗不當以精騎迎安與

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與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於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洵死。上皇曰。均洵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洵。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洵為汝長流嶺表。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論肅宗悖天
理

張說及洵於肅宗為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

張必能奪之也。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洵。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洵貴連國戚。身出相門。受寵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為肅宗者。以均洵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為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為皇后

論張后李輔
國所以深怨
上皇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爲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若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旨使立張淑妃。蓋時移事變。於韋氏必有憫惻之意矣。至德二載。韋氏卒。史亡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爲后。若如肅宗初問李泌之意。豈至紆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后李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與王伾纔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倣爲太子何如。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倣爲太

子。

論李揆之賢

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所目覩也。廣平王倣旣長。且從艱難。又有功勞。當爲太子。夫何疑者。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宮禁。如李林甫。重以輔國爲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揆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論軍置元帥
則令出於一

綱目全錄其
文

二年

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受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所薦，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是豈明主所爲乎？

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數其弑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論史思明賊
而又賊

人而爲賊，至不道矣。然反心終在，以乘彘在天，不可滅也。其爲賊者，自滅之耳。史思明救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慶緒以弑父誅，則叛君者不異。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使其戮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爲異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也。終亦不免於祿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訟
寃。李輔國救孫瑩鞫之。無寃。又使崔伯陽李擘權獻
鞫之。與瑩同。妻不服。又使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
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
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上叱出之。伯陽四人
坐貶。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陽無罪。上以
爲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覺用
法太覺。

論肅宗以李
輔國爲一身

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著矣。峴爲朝廷扶立紀綱。先
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爲輔國所擠。是肅
宗以輔國爲一身。忠信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
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爲一身。則末如之
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爲專權。宦者押
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爲薄我。蕭復面責。盧杞
則德宗以爲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
爲朋黨。使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蔽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論肅宗亂德
不剛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
而來歸，其耻大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為耻，蓋其與
夷狄結昏，以為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
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于鄉里。况夷狄乎？設有公主
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憑
陵，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太
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為未監乎？

李光弼屯中渾，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

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渾之戰，李

論郭子儀見
惡於魚朝恩

李光弼見惡
於程元振

光弼不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
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犄角，
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
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
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
權寵，外庭目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
李揆非諂士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
自上流，久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
寧肯以尚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

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儀受知君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貶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沒忠義之鬼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拔即稱朋黨其後來者豈兀然獨立而已則朋黨何時而已耶故凡坐

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逃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瑄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鎰以不事中要罷、蕭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於中、貴人則無害而蒙宰相序進、則爲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

綱目錄其文

上元元年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爲社稷計、豈得徇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寢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所留侍衛、纔尫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旣而但遣人起居、

論肅宗委信
內寵嬖豎至

內寵嬖豎、合而爲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

至於篡弒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爲
監矣。夫祖考所爲賢且德也。子孫晞之。鮮能及者。
非賢非德也。子孫傲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
之君。徃徃樞前卽位。孰有爲天子子。親承大寶。得
問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樂。如唐數
君。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皇
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睿
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
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爲社稷大計。豈得徇

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爲先。然後上及於祖宗。
今父在也。乃困其身。怵於心。而社稷是安。此中人
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
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爲人。可誘以利。故也。
當是時。白刃脇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
辟穀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
幾希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
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
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是過譽其始。而未知其

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爲魚朝恩沮而止。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安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爲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

論肅宗坐失天下之半

綱目節錄其文

二年

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閹尹。廢棄勲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爲度。其能濟者。未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泄其謀。朝義憂懼。其黨駱悅。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臂。禽之。思明曰。殺我大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卽帝位。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爲敗謀也。不爲敗謀。則當不爲敗事。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

論利欲極爲盜賊

也。義理不極，不爲聖賢；利欲不極，不爲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居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矢及于臂，經及于脰，天之報施亦明矣。速矣，不可追矣，而亂臣賊子肩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日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咄哉使長安不幸爲汝所破而死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論肅宗不知天命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故以爲人君之表也。妾婦乘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卽位甫爾，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云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

綱目節錄其
文

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詞費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以此防民。開元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鈞。至德上元日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人之言歟。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莊怨晏言其

論肅宗政刑
不可曉

道禁中語，矜功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既用爲司農卿，已失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政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弒逆之罪乎。乃聽其反執，得自解免，而謙蒙曖昧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綱目節錄其
文

係寶應元年
無三年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宜立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舅以自近將何爲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

所絡者豈鑿相符而爲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未減不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張后李輔國晚年有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其罪甚大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后謂越王繫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輔國以太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殺后立代宗

論肅宗不可
謂中興

張后以逼遷聖皇爲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爲惡無
疑矣。后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
欲因以斃之。而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
于艱難。淑令不聞。而力與滔德。二帝旣不以道終。
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
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旣去。制敕盡出輔國之
手。帝所可否。纔十一耳。及其父也。惡之而不能去。
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爲中官悍婦所操。窘
而不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於兩大

閹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
漢光武。顧如是乎。

代宗上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卽位。以輔國有
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
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權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
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
之爲廣平王。張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

論代宗之舉
不可謂禮

綱目錄其文

廣德元年

論元載致寇之罪

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闖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宗爲罪耶。則是日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爲罪耶。則太子已在外。告于宰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有功庇覆之。若其没于牖下。而加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爲禮乎。

李光弼禽袁晁。浙甯不皆平。晁之衆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負租之刻。而不聊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後討平。其爲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罔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爲宰相。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意。草薶而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

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

論問經對策之令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縮爲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薨謝之遽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爲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

五十字。至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爲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門。如漢武泛駕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氏業。而進之不以禮。使登門覓舉。有羞恥者。不肯爲也。羣數千人而來之。不以爲恥。則習俗使然耳。是故王氏至棘闈之外。見設衛之密。拂衣去之。

綱目全錄其
文

曰以此待天下士耶。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毀譽。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至邠州。上始知之。京師震駭。詔郭子儀爲副元帥。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遣使入奏請兵。元振遏之不見。吐蕃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出幸陝州。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至無一人部曲。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以爲真不賢。

論郭子儀可
爲人臣之師
表

耶。則必不用。以爲真賢耶。則不當廢。代宗於闞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寧受不朝之罪。而不忍見魚朝恩。程元振之面也。獨子儀無纖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蓋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柔懦不能也。可勝嘆哉。程元振專權甚於李輔國。忌疾功臣。上旣狼狽出幸。

綱目全錄其
文

讀史管見 卷二十一
發詔徵兵，皆忌元振莫至，中外切齒。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下詔引咎。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放歸田里。

論帝心先蠱於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于鄉里，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况天子乎？是故叔孫昭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美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爲念，而專念其保已，曰：吾垂情於保已者，何患人之不我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蠱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築

論代宗失君道

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北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貴常侍爲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後去之以貴常侍爲難去則柳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尹爲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主如目瘤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恩

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之於勲臣體貌畧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貶李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爲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歸于北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也此才士之所爲也峴則賢士也賢

論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

二年

者有所不爲，才者則不能爾矣。夫晏旣坐與元振交通而賜罷，則峴宜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貶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旣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爲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

論魚朝恩計
初郭子儀

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爲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鼃無尾，子儀益嘗閒居，部曲散去，略盡不聞乏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勲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

上之幸陝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稟畏，愧恨成疾而薨。

論李光弼不知春秋趙鞅之義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爲首，其能免乎？今天子蒙塵而

方伯之師，星馳颺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愬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萌。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光弼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馭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豈

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自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論戶口生聚
成難敗易

天寶十二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十餘年。生聚幾一千萬戶。顧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

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况無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輿講之。以人爲菩薩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爲禳禍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爲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

永泰元年

論仁王輕淺
俗不足好

正論不能聽也。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宰相張鎬曰：帝王當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爲菩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作。天下日入於衰昏，混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衆寡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胄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夫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設而僥倖哉？使其善義無素，欲以矯誠。

論忠信非可
一日而爲

虛信而冀犬羊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丕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愛其情，巧僞日滋，風俗靡靡，入於輸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綱目錄其文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必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苟有負約，身殞家滅者，果

論郭子儀不失已得虜情

大曆元年

何約乎。既不失已。又得虜情。且無軟血結盟之羞。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敢明令奏事。皆先白已也。陛下倘不早寤。漸成孤立。載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尊君。猶或可爾。故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

論代宗不明

臣欺蔽于其君。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謗罪之。異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外郡刺史。告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諷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練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邠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爲都虞侯，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韋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靡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部民殺令長，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冀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

論肅宗有媿於馬璘段秀實

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爲是過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韋所論，而馬璘又能從其說，于以揆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德之直也

惡者又論其指于以辨其宗意不亦與林林
在令則亦實一錄之其數且五咳實其何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終

錄也然則其為長也

